

宋人著錄金文叢刊

中華書局



〔宋〕張 榆 著

紹興內府古器評

宋人著錄金文叢刊

〔宋〕張 榆 著

紹興內府古器評

中華書局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14735



1114735

紹興內府古器評

(宋)張倫 撰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藝輝膠印廠印刷

*

787×1092 毫米 1/16 · 2 3/4 印張

1986 年 6 月第 1 版 198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 ~ 2,300 冊

統一書號：9018·209 定價：0.90 元

紹興內府古器評述評

客 庚

張掄字材甫，雲間人，官知閣。乾道三年（公元一一六七年）及淳熙六年（公元一一七九年）間。以《柳梢青》、《壺中天》、《臨江仙》等詞進御，賞賜甚渥。曾見汴都之盛，故多感慨（《武林舊事》卷七）。上卷九十八器，下卷九十七器，凡一百九十五器。除梁博山爐外皆漢以前物。《四庫提要》（一六六：七八）謂：

其爲明代妄人剽《博古圖》而僞作更無疑義。毛晉刻入《津逮秘書》，蓋未詳考其文也。余謂提要正「未詳考其文」，茲爲辨正如下。

（一）《提要》謂：

其中如上卷之周文王鼎、商若癸鼎、父辛卣（《提要》誤作鼎）、商持刀祖乙卣、周召父彝、商人辛尊（《提要》人誤作父）、商父癸尊（《博古》作卣）、商父庚觚、商持刀父己鼎、周淮父卣、周虎尊、周季婦鼎（婦乃媯之誤，《提要》誤作父）、周南宮中鼎、商癸鼎、商瞿父鼎（《提要》奪父字）、商貫耳弓壺、商亞虎父丁鼎、商祖戊尊、商兄癸卣、周己酉方彝、周觚棱壺、周蘇女鼎、商子孫父辛彝、周叔涼鼎、商父己鼎、周宰辟父敦、周刺公敦、周孟皇父匜（《提要》誤作彝）；下卷如商冀父辛卣、周舉己尊、商父丁尊、周仲丁壺、商父己尊、商象形饕餮鼎、商龍鳳方尊、周牺尊、商伯申鼎（《提要》申作伸）、商夔龍饕餮鼎、周節鼎、周中鼎、周婦氏鼎（婦乃媯之誤）、商提梁田鳳卣、漢麟瓶、周虬紐鐘、周樂司徒卣、漢獸耳圓壺、漢提梁小扁壺、商祖丙爵、商子孫己爵、周仲偁父鼎，皆即《博古圖》之文，割剝點窜，詞義往往不通；其他諸器，亦皆《博古圖》所載。

案此書之多沿《博古》之舊，無可諱言。《提要》列舉其周文王鼎以下五十器，割剝點窜，皆如《提要》所言。與《博古》略同之周文王鼎、商若癸鼎等器，姑不必辨。其商人辛尊、商父癸尊、周虎尊、

商貫耳弓壺、商兄癸卣、周己酉方彝、周觚棱壺、周鑄女鼎、商父己尊、商象形鑿發鼎、商伯申鼎、周中鼎、漢麟瓶、商子孫己爵，皆與《博古》大異；周舉己尊，《博古》且未著錄。茲各錄《商人辛尊》

一段于下：

亞形者，廟室之象。辛者，商君之號，見於他器者，不過曰祖辛，父辛而已，而此獨曰人辛，何也？商器銘文簡略淳古，有難以理義推者。士大夫於考正前代遺事，其失常在於好奇，故使學者難信。如曰人辛之類，又豈可以臆論穿鑿哉（《古器評》上八）。

曰亞者，次也。或主於獻，或主於器，蓋未可以定論也。商之君以辛名者多矣，曰祖辛，曰小辛，曰廩辛，而此言人辛者。按《商立戈癸尊》其銘亦稱曰人，則人辛者，乃商君之號辛者耳。且此君也，而謂之人。蓋三帝而上，體天以治人，故謂之帝。帝也者，天道也。三代而下，修人以奉天，故謂之王。王也者，人道也。故記禮者，稱商曰商人，周曰周人者，蓋如此。觀是器，不銘功，不載誓，宜其後世泯滅而無聞矣。今也千萬世而下，人得而想見之，此所謂其人亡而其政存者類矣。且天政存猶得而考之，矧乃托之金石。而禮之所藏，正在於是，則考之固不謬矣（《博古圖》六：十四）。試一校之，其果點寧而成乎？人辛乃妣辛之誤釋，宋人尚未之知也。

（二）《提要》謂：

惟上卷商虎乳彝、周言鼎、周尹鼎、周獸足鼎；下卷商祖癸鼎、周乙父鼎、周公命鼎、周方鼎、商立戈父辛鼎、商父辛鼎，爲《博古圖》所不收而已。

考此書之屬《博古圖》所不收者，除所舉十器外，如周父戊甗、周公卣、商父乙敦蓋、商祖庚爵、商父丁舉卣、周亞乳彝、周山雷爵、周龐尊、商山花尊、商尊、周鐘、周寶鬲、周季姬鬲、商祖辛尊，此皆在商乳彝之前，上卷猶未及半，已如此之多，不知作《提要》者之如何校讎也，周尹鼎乃卣之誤，《博古》已校之。一百三十三字之伯吉父匜盤，其器至今尚存，爲濰縣陳氏所藏，宋人皆未著錄，僅見於元陸友《研北雜志》，豈明代妄人所能剽窃而成者耶？

（三）《提要》謂：

考《館閣續錄》所載南渡後古器儲藏祇省者，凡四百十八事；淳熙以後續降付四十事，別有不知

名者二十三事；嘉定以後續降付八十三事，與此書所錄數既不符。而此書所載商冀父辛卣、父辛鼎、周南宮中鼎、周蘇女鼎，皆嘉定十八年十一月所續降付，何以先著錄於紹興中。

案據《館閣續錄》器數以疑《古器評》，猶據《鐵圍山叢談》所云，政和間，尚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以疑《博古圖錄》。《冀父辛卣》等四器，《博古》已著於錄，苟藏之內府，豈待續降付而後知。皇祐三館古器，《博古》未錄其全；《齊侯鑄鐘》，各家不一其數，古器流轉，有非私意所能臆測者。《古器評》既不圖器形，復不摹款識，惟考釋銘文，品評形色，沿襲襲謬，誠非佳著，則不及見於宋以來諸家書目，事無足奇。若必以爲僞作，則誠冤耳。

汲古閣本乃毛晉據范景文所藏於奕正鈔本校刻。一九三九年四月，余得見翁同龢所藏乾隆三十八年（公元一七七三年）浙江巡撫三寶送四庫館鈔本，以校汲古閣刻本，刻本缺誤甚多，茲舉如下：

上卷一 婦康鬲 一康一作一庚一。

三 公卣 一但紀其壽一，「壽」作「爵」。

四 祖庚爵 空一格乃「鼎庚」二字。

五 辛父辛爵 「辛」作「周」；「賚一秬鬯」，「一」作「爾」。

六 祖丁盃 「器數」作「器故」，「備其」作「備具」。

七 召父彝 空五格乃一，故是器銘載尙一六字。

八 山花季 空二格乃「雲雷」二字。

九 父癸尊 「舞樂」作「武樂」。

十 橫戈父癸鼎 「鬻」有戈氏一，「民」一作「父」。

十二 淮父卣 田「戈」二字皆作「成」。

十三 木觚 「指」一下有一名一兩字。

虎單 「龍周」作「龍周」。

十五 金孫比鼎 「兩生」作「兩孫」。

十六 金孫比鼎 「婦」一作「媯」，下三「女」一字同，「任則」一作「任叔」。

十六 癸鼎 三一「牛」字皆作「牛」，「蓋祭」作「蓋癸」。

十七 舉己卣 上「杜舉」作「杜鬻」。

十八 湖卣 一「乾之象也」下脱「内爻皆偶，坤之象也」八字。

十九 貴耳弓壺 「大夫一下脱「士」字。

二十 祖戊尊 「白馬祖」作「且屬祖」。

二十一 父己角 「矢亦」作「矢六」。

二十二 提梁兒卣 「角照」作「角昭」，「綱紐」作「絪紐」。

二十三 尹鼎 兩「愛」字皆作「受」。

二十四 秦鐘 「角比」作「角比」，「按周」下脱「官」字，「所有」作「所用」。

二十五 商彝 「鑿沙」作「鑿汎」。

二十六 叔叢鼎 「索書諸經傳」，「書」字衍。「當形」作「雷形」。

二十七 父己鼎 「物形似」，「形」下脱「相」字。

二十八 貴耳壺 「掣」作「挈」。

二十九 孟皇父匜 「折爲」作「析爲」。

三十 父乙敦 「非耶」作「作耶」。

三十一 乙父鼎 「與父乙」作「與天乙」。

三十二 父丁尊 「純足」作「體足」。

三十三 史卣 「殊類」作「殆類」。

三十四 父己尊 「雍也」作「雍己也」。

三十五 象形饕餮鼎 「萬」字皆作「夔」。 「書法」下脱「未分而純質未拘世俗之習故耳夫饕」十五字。

三十六 周簠 「加」作「嘉」。

三十七 伯吉父匜盤 「旁死魄」上脱「哉生魄」三字。墨釘乃「折」字。

十二 立戈父辛鼎 「戒示」作「示戒」。

父辛鼎 空一格乃「作上有癸字蓋」六字。「彝器款」下脱「識」字。

十四 婦氏鼎 「婦」一作「媯」，下一「婦」字同。「〇」作「斂」。

父己爵 「子者」一作「父者」，「桑觚」作「桑弧」。

十五 牛頭爵 「物用」一作「器用」。

十七 乳鐘 「有干」一作「有子」，「衝角」一作「衡角」（兩見）。

仲申敦蓋 空一格乃「全」字。

十八 鳴盃 「不溺以況」四字，作「不況不溺」，人於飲食亦得其宜而不沉溺焉」十七字。

十九 虬紐鐘 「識衝角」一作「設衝角」。「功」一作「工」。

二十 樂司徒卣 「鷄字鐘則似」一作「鷄子鐘相似」。

二十一 羊鐙 「反背於首以承燈」一作「反持其首以承燭」。「孰能」、「孰能然」皆作「孰能之」。

辟邪爐 「爐」一作「爐」，「折」一作「析」。

二十二 指鑑 「之反」一作「反之」。

敦蓋 「邢」一作「邾」。

二十三 持刀寶彝 「親職」一作「親執」，「盡」一作「誠」。

二十五 獸耳方壺 「惟用」一作「爲用」，「制」一缺「度」字。

博山爐 「具」一作「有」。

二十六 雲螭壺 「屯雲」一作「春雲」，「香氣」一作「香器」。

素卮 「酒卮」一作「卮酒」。

提梁小扁壺 「杯飲」一作「壞飲」。

二十八 金銀錯烹机 「宣」一下缺「帝」。

慰斗 「慰」一作「熨」，下同。「銅鍋」無「鍋」字。

二十九 子孫己爵 「折」一作「析」，「事」一作「祀」，「如」一作「於」。

三十 儀仗劍「赤堇」作「赤堇」。

又其器名每多錯誤，如婦康鬲，《博古》作婦庚卣；飲姬鬲，《博古》作飲姬壺。若取《博古》與其考釋而細校之，所得當更多也。

都穆《鐵網珊瑚》卷十、卷十一轉錄《古器評》二卷，題作「雲間張擗才甫著評」。曾校一過，錯謬更多於毛本。惟據此得知擗爲雲間人。

紹興內府古器評卷之上

張 榆 才甫

之尊彝舉禮器之總名而已

漢鳧尊無銘

商婦康鬲銘七字
束者莫知其爲誰曰子孫婦則言承祖考之祀者
固在乎子孫而婦之從夫亦當相其祀事耳故采
蘋之美夫人采蘋之詠大夫妻皆莫不以祭祀爲
先焉甲庚丁者紀其日也商之辭略故止言日而
不言辰至周則見于銘載者如尊曰丁丑彝曰己

古器評
西益又兼辰而言之矣
周文王鼎銘七字
古器評
不言辰至周則見于銘載者如尊曰丁丑彝曰己

詩人以水辟禮謂水玩之則溺犯之則濡而鳧之
爲物出入于水而不溺以況則習於禮者也飲酒
者苟能以禮自防豈有沉湎敗德之患乎鳧尊之
設其意如此

周單癸卣

蓋與器銘共
五十八字

周有單子歷世不絕爲賢卿士其族有襄公頃公
古器評
周有單子歷世不絕爲賢卿士其族有襄公頃公

汲古閣

靖公獻公穆公凡數世特景者不見於經傳豈亦
斯人之族與宣和博古圖載單從舟單從益之類

皆有單景字必一時物也

商欽姬鬲銘五字

古之氏族或以王父字或以諡或以世系所封之
地此曰欽姬者蓋其氏族也如以繩公之諡爲言
則曰繩女以娥國爲言則曰有娥氏之女以姜姓
爲言則曰孟姜皆其類也

周父戊甗 銘八字

前三字漫滅不可復辯後曰作父戊尊彝世人但知十干爲商之號故凡彝器有曰父甲父乙之類者皆爲商器誤矣要在識其製作則雖無銘載三代固已判然是器既曰父戊疑若商君之號且純素無文鬱有尚質之風儻不以製作攷安知其爲

周物也

周公卣
蓋與器銘共十字

古器評
卷之上

汲古閣

周公卣
蓋與器銘共十字

古器評
卷之上

汲古閣

上爲孫形中畫爲兩冊下言父乙古者人君錫有功彰有德必有冊命以書之故商之彝器凡著此象者皆所以紀君命也

商祖庚爵 銘二字

祖庚商號也博古圖載庚口之字作禹又有庚爵作羌與此庚字形皆不同蓋世之相去先後故字畫亦因時而爲損益耳

商若癸鼎 銘八字

古器評
卷之上

汲古閣

若者作器之人也旁畫旗旆書功太常之義也兩手執物著薦獻也布癸丁甲乙於四隅紀其日也中作子字明子職也商人制字類取諸物以爲形象蓋書法未備故耳

商父丁舉卣
蓋與器銘共六字

戈有傷物之意商人作器多著此象或立之或橫之皆所以存乎戒也

商父乙敦蓋 銘五字

器之名舉者多矣類皆取獻酬而舉之之義若父丁則商號也是器文鏤簡古有尚質之風其商人之爲乎

商子鼎 銘一字

歷考諸器款識有曰子有曰孫有曰子子孫孫者雖詳略不同然要之皆欲傳之後世相承審用俾無失墜之意也

商持刀父癸彝

父癸者成湯之父號也于父癸而言孫者蓋孫可以爲王父尸耳兩手持刀以明割牲之意詩云孰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彼皿骨凡以此

古器評

卷之上

汲古閣

辛父辛卣

蓋與器銘共八字

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故平王錫晉文侯曰用賚一秬鬯一卣繼之以形弓一形矢百盧弓十盧矢千今此器銘象三矢之形而以一格立之者豈非紀君賜耶古者貨貝五貝爲朋復以貝銘之者是非象矢之義也商父乙鼎曰賜賚貝殆與此同意父辛則指其人而已

周亞乳彝 銘二字

古之彝器凡作亞形者皆廟器也蓋亞形所以象藏主之石室耳

周山雷爵

無銘

是器兩面作饕餮而間以雲雷上爲山形以牛首爲口三足純素柱上復以雲氣爲飾雖無銘載真周物也

周祖己爵

銘二字

按商之君有所謂雍己者故凡曰父己祖己者皆

古器評

卷之上

汲古閣

商器也是器文鏤制作皆出於周而銘曰祖己何耶既不載於經傳殆有不可得而考者

商祖丁盉

蓋與器銘共十二字

瞿不見于經傳而商有瞿父鼎亦作兩目相竝商祖丁卣銘載與此毫髮無異豈皆一時所作耶祖丁者商君之號也中爲犧形取犧牲享食之義蓋盉爲調味之器數耳下爲兩冊所以言冊命也古者人君錫有功必爲冊書以命之故康王命畢公

而曰冊畢周人有內史冊命之臣然冊之爲字說

文作牘雖冊意備其要之終不若商畫爲純古也

周龐尊

蓋與器銘
共十二字

按宣和博古圖有龐敦其銘款與此無異惟彼曰

王旣命汝而此曰王尊命汝彼曰寤尊敦此曰寤尊敦所不同者二字耳爲一時所作無疑其間辭意與商周雅頌之文相爲表裏揚雄所謂周書噩噩耳殆有見於此也其詳已具龐敦茲不復云

古器評

卷之上

汲古閣

商持刀祖乙卣

蓋與器銘
共十四字

先王之事親於羞齊則執鷩刀於舞則執干戚凡於祭祀未嘗不親執其勞以示孝子竭力從事之意此商之彝器所以多作子象以持刀者殆謂是歟祖乙則河亶甲之子也

周召父彝

銘七字

召父則召公奭也召公奭時去商爲未遠□□□簡設飾不繁制作有商之餘風焉

商山花尊

是尊狀頗類觚上作山形通體爲□□饕餮宛轉相間設飾甚華而氣韻極古真商盛時物也

商尊

銘一字

銘一字不可識商人制字大抵多取諸物以爲形故間有不能以偏旁辯者蓋書法尚未備耳若此

之類皆闕疑以待博識君子云

商人辛尊

銘三字

古器評

卷之上

汲古閣

亞形者廟室之象辛者商君之號見於他器者不過曰祖辛父辛而已而此獨曰人辛何也商器銘文簡略淳古有難以理義推者士大夫於考正前代遺事其失常在於好奇故使學者難信如曰人辛之類又豈可以臆論穿鑿哉

周犧尊

犧象之制尚矣或著紋鏤或形於蓋耳未有若此比者是器兩牛首相背屈角偃蹇偏體如鱗其狀

可駭膊間各蟠一虺口拱起於兩牛首之間積歲土蝕幾無銅色而脆缺不任手觸是必宗廟之器所謂犧尊者繁文縟采粲然如此宜歸之周也

商父癸尊

銘三字

干者武舞所執也干盾也能爲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人以爲舞樂在商之時號癸者惟成湯之父故商物銘癸者皆歸之主癸然則用武於癸廟宜以其子之所有而薦之也

古器評

卷之上
九

汲古閣

商子爵

銘五字

商之彝器以子銘之者爲多然其說不過有二則傳子孫之義一則著國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

周鐘

銘二十字

欸識字形頗類博古圖所載周蛟篆鍾而此又奇

怪不可識然考其制作當是周物無疑

商父庚觚

銘二字

按商有大庚南庚盤庚祖庚而此謂之庚必出于

是說文云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今此卦字與商庚鼎湯字筆法小異然皆彷彿有垂實之形古篆取象命意之妙如此

周單從盃

銘二字

昔叔向嘗謂單靖公曰吾聞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故知單所以爲姓單自襄公至穆公凡六世世有明德所謂景者豈其族類哉

商父乙觚

銘三字

古器評

卷之上
十

汲古閣

亞之爲義或主於獻或主於器又曰凡器之有亞形者皆爲廟器蓋亞形所以象廟室耳父乙則商君之號商人以此銘器者多矣固可以類推也

周寤鬲

銘十三字

是器不著名氏但紀歲月設飾無華藻唯作直紋上下通貫而已制作純古有商之餘風焉

商持刀父己鼎

銘三字

商器銘載多持五兵非著伐功則明子職著伐功

則如樂之武舞是也明子職則如羞饗則執鷩刀
是也父已則雍已耳

周四山饕餮觚

右二器純緣之下拱以四山而兩面則爲饕餮間
以雷紋中又爲四夔制作無小異但一則色幾渥
赭一則黝如鉛色爲不同耳

周夔

右二器一則純緣與足皆爲雷紋饕餮一則徧體

古器評

卷之上

汲古閣

作雷紋盤夔設飾雖不同然其爲戒貪則一也

商橫戈父癸鼎

銘四字

按父癸商號也而或者以爲禹後常有戈氏遂以

戈爲姓今考斯器飾以橫戈銘以父癸則所謂戈

者非禹後之戈氏明矣蓋商人作器多著此象故
於爵有立戈爵羸有立戈羸於尊有立戈癸尊於
卣則有執戈父癸卣然則飾以戈者皆商物也王
安石字說謂戈戟者刺之兵至於用戈爲取小矣

其取爲小故當節飲食其用在刺故必戒有害古
人託意茲亦深矣

周季姬鬲

銘六字

昔晉文公重耳母曰季姬齊悼公娶季康子之妹
亦曰季姬而文公母乃翟狐氏之女太史公嘗以
狐季姬稱之則此曰季姬者必有一於斯焉夫鬲
之於鼎雖致用則同然祀天地禮鬼神交賓客修
異饋必以鼎至於烹常飪則以鬲是以語夫食之

古器評

卷之上

汲古閣

盛則必曰鼎盛語夫事之革則必曰鼎新而鬲特
言其器而無斯義焉奉祭祀者夫人之職此以季

姬自銘蓋其職歟

周淮父卣

器與蓋銘共
八十二字

索諸經傳悉無穆與淮父戈則如詩言遣戈役之
戈謂穆從淮父以戈役於古也按曲禮生曰父曰
母死曰考曰妣此曰文考者蓋追享之器耳夫卣
非燕享之物惟祀宗廟之神則用之其所盛則秬

鬯也且君錫臣以秬鬯之裸其始則盛於卣其終則裸於彝所以求神於陰也曰日乙者舉其日之吉也亦猶大夫始鼎曰日已窩鼎文考尊曰日癸尊彝之類舉日之吉者所以嚴其事也

商木觚

銘一字

昔之作詩者嘗借仁於樛木而王安石以木爲仁類則木者仁也觚爵飲器而取象如此蓋嘗禘與鄉射與夫燕享之間未嘗不以仁爲主耳先王創

古器評

卷之上
十三

汲古閣

一器必有名指必有戒以爲敗德者莫若酒而觚有孤義故制觚者所以戒其敗德而孤歟

周虎掌

是器鑿端有虎首之狀三足若鬲而銳雷紋飾其兩柱三面著以饕餮鼎彝之屬致飾無所不用而此用虎者虎於五德爲義於五行爲金金與義皆主乎剛而有斷所以制於酒也或曰掌爲商器而周亦謂之掌何也蓋成周之時禮樂庶事襲周四

代之制則又豈特用商一代之器而已耶

商祖辛尊

銘十一字

商家生子以日爲名自微始至十四代君曰祖辛蓋祖乙之子沃甲之兄祖丁之父也在商之世以質爲尚而法度之所在故器之所載皆曰彝此器文鏤純簡沁暈黯漬而間以赭花爛斑知其所以爲商物又豈待考其銘欵而後辨邪

商虎乳彝

銘一字亞形
內著虎象

古器評

卷之上
十四

汲古閣

是器銘一字亞形內著虎象周身皆飾以乳乳有見於致養虎所以取其義如司尊彝用虎彝以爲追享之器蓋亦取其義之至耳亞形所以象廟室宗廟之有室如左氏所謂宗祏而杜預以爲廟中藏主石室是也故作圈若亞形者皆廟器也古人尚象豈無意哉

周季婦鼎

銘四十九字

昔康王命作册畢分居里成周郊則成周者西周

也說文以林屬於山爲麓則徙於楚麓者豈謂其山之林麓耶王欲徙楚先命小臣麥往見以相其居王至於居復遣錫貝錫馬及兩所以賞之曰季婦者按說文婦通作妘祝融之後姓也富辰有曰

叔妘而韋昭以妘爲妘姓之女則婦乃其妃也曰季者則又如詩所謂彼美孟姜仲氏任則有齊季女皆指其序而言之爾

商合孫比爵

古器評

卷之上
十五

汲古閣

是器銘著形爲兩生子子孫孫詩人必重言之者示所傳無窮之意也古人制器尤在於遺後世而傳守不失合孫之意良有以哉

商父庚爵

銘二字

按商紀有大庚南庚盤庚祖庚而此謂之庚者必出於是又曰父者以明子爲父作於祭祀燕享之間著庚以正其名耳

周南中宮鼎

銘三十九字

三鼎欵識後二器皆同前一器則異而形模製作大略相似以南宮爲氏者在周有之如書所謂南宮括南宮毛是也其曰中者恐其名耳

商癸鼎

銘一字

按今篆法癸之字從四艸而此癸則一艸而三包蓋祭於方爲北於時爲冬與丑相次萬物至此紐而未達艸者少而包者多所以爲癸焉此河圖洛書之遺意而書畫之法猶未分也歷觀商周之器

古器評

卷之上
十六

汲古閣

或古色凝綠或綠花萍綴或褚暉爛斑或土漬黯沁而此鼎獨燦然若精金紋作龍虎殊爲美觀是商以前物豈班固所謂洛修貢兮川効珍吐金景兮歟浮雲審鼎現兮色紛紜煥其炳兮被龍文者耶

商舉已卣

器與益銘共四字

以舉銘器者多矣在彝則有已舉而尊之銘則有中舉李公麟得古爵於壽陽銘亦曰已舉以是知